

“气球”是用红蓝白三色的薄纸糊成的。把气球吹胀，就成了一个灯笼的形状；底下挂着一盏盛着干草的小杯，点燃小杯里的干草，瞬间气球里舞动着闪烁的火苗，在这夏天的夜晚焕发出梦幻般的光彩。小心翼翼地捧着气球的小男孩被这奇妙的火光震慑住了——是爷爷带着他做出如此神奇美丽的东西，他看得人迷不忍松开双手，然而爷爷温柔地示意他放手……于是那神奇的灯笼从他手中离开，冉冉飞升，飞过家中院子里的苹果树梢，飞过小镇夏夜的天际，小男孩仰头望着直到那火光变成小小的光点，最后消失在遥远的夏日星空。

小男孩从未感受过如此美丽的悲伤。当“火气球”越来越远，他早已泪流满面。

长大之后，那些如梦似幻的童年夏日记忆，凝固成了他永远的乡愁。后来，他成为一位科幻小说家，雷·布莱德伯里。他的作品，被公认是最富有诗意的科幻小说。

原来那点火“气球”就是我们中国人熟悉的“天灯”。我试着想象雷·布莱德伯里童年第一次魔幻灯笼的经验，在晚年隔着浩瀚的时空回溯，用他那诗意的笔调召唤那一个难忘的夏夜。那一篇不是小说而是纪实散文，篇名《带我回家》，是年迈的作家发表的最后一篇短文——2012年6月《纽约客》杂志科幻小说专号刊登时，正是他辞世之小。

是的，回家，追随着冉冉升空的魔幻灯笼，那个美妙的夏日记忆，带着年过九十的老作家回到童年，回到他永恒的家。

雷·布莱德伯里充满诗意和乡愁的科幻故事，带我到一个遥远的时空，陌生却又熟悉，美丽却又残酷，荒凉而又日常。

虽然我喜欢他的科幻小说，但在这样的夏日，我特别想重读他的非科幻的短篇，像诗意如散文集的“蒲公英佳酿”，全是有关童年夏日时光的记忆。其中《蒲公英酒》这篇，叙述的是爷爷让孩子们采集夏日怒放的金黄色蒲公英花瓣，加上清澈的山泉和家传的配方，在榨酒机里配制成甘甜的佳酿。夏日被浓缩、封存瓶子里，待到雪花飘下的

前段时间，看蒙台梭利的《童年的秘密》，其中讲到关于“行走”的话题，讲到一个日本人，这位父亲带着一个1岁半或2岁的孩子散步。作者跟着他观察。小孩子突然停下来抱住父亲的腿。父亲停下脚步，让孩子绕着腿玩耍。孩子玩耍结束后，又继续向前慢慢地散步。过

行走的意义

赵玉龙

了一会儿，小孩子又停下来坐在路边，孩子的父亲也停在他的身边。父亲的表情严肃，也很自然，他没有做任何别的事情，只是作为父亲带着孩子散步。这就是人应该做的事

冬天，奶奶从地窖里捧出一瓶蒲公英酒——灿烂的夏日还魂了。

我从来没有听说过、更不曾喝过蒲公英酿的酒，上世纪20年代的美国中西部小镇生活对我也是全然陌生的；但读着他的童年往事，很奇怪的，竟会带出一缕乡愁——也许正是因为那段永恒的夏日时光吧？

《夏至》，总让我想到很久以前，南台湾童年的夏日，虽然没有像雷·布莱德伯里描述的那样：宽阔的草地和树林、“火气球”、蒲公英花榨的甜酒……但读着竟然神奇地生出超乎文字和实物的一股共鸣与哀伤：那种亲情的甜美，炎夏的焦灼，夜空的神秘，夹杂着莫名的、不知为何的期盼和失落——那份多年后回顾一段永远回不去的时空的乡愁。

童年的南台湾小镇上的日式房子，即使再小也多半有个小院，夏夜纳凉再合适也没有了。屋子里轻便的藤椅，连小孩都搬得动，搬到院子坐下来点一盘蚊香，一人一把扇子，大人说话——说些什么我已记不得；时不时会有串门子的，那个年代哪需要预约，来了人添一把藤椅，客气点请靠近蚊香坐，递上一把扇子，继续谈天说地；孩子们当然坐不住，暑假是懒散的，大人也放松了平日的监管，任孩子们欢快地出出进进。年纪大一点的孩子，尤其是女孩，趁家人纳凉先洗了澡，扑上香喷喷的痱子粉，身体干净了心也静了下来，却惦记着没有读完的小说，院子里黑黝黝的无法看书，却又不想回到闷热的屋子里，心里有着小小的挣扎。

就是在那样一个夏天，十三岁的我第一次读了《红楼梦》。读到最后白茫茫的雪地里，披着大红猩猩毡的宝玉拜别父亲，走向莽莽大荒……我忽然觉得魂不附体，周遭的一切变得不真实，夏日忽然退得很远很远，白茫茫的雪似乎就在眼前。其后的夏日，都变得不再跟小时候一样了。

那种经验，也许就跟那个万里之外异国的小男孩第一次眼看着幻丽的“火气球”消失在夜空的感受近似吧——如此美丽，如此悲伤，长大之后才知道，那是生命中提早到来的乡愁。

情。让孩子的器官在最需要协调大量运动的时期进行基本的行走练习，以建立人的平衡性，并实现最困难的而且只有人类才具备的双脚直立行走。

如果在孩子最需要做这个基本练习的时候，我们没有及时给予孩子这样的机会，或许在孩子今后的个人生命历史中，会留下很多遗憾。他们今后面对困难的时候或许会变得更加犹豫，更加胆怯。

把煮熟的鸡蛋放在大衣口袋里，看见我们这些小鬼在指挥所值班，就偷偷地把鸡蛋塞到我们手里，还生怕给值班干部发现。这是多么深沉的爱啊！

当时，美军依仗着强大的空中优势，对朝鲜境内和我国的边界实施疯狂的轰炸，鸭绿江北岸的水丰发电站和吉林省内的小丰满发电站的安全受到严重威胁。我所在的高炮526团马上要进入到水丰发电站担任防空任务。从上海麦根路车站登上火车一直向北，我渐渐感到战争的气氛越来越浓烈，沿途的车站军代表送来了用麻袋装好的慰问品，有针线包、鞋垫和手帕等，上面都绣有花纹和鼓舞士气的口号。班长领来之后总是先发给我们。老兵们无时无刻不在观察小战士的情绪，不厌其烦地谈心，无微不至地照顾和鼓励我们。

这些日子人们被一位见义勇为付出生命的女子深深感动。我们的热泪里饱含敬重。

生活中还有一类别样勇敢的人。那就是当生命遭遇病魔死神威胁时，能够坦然面对，接受，然后积极处理，直至放下。

十多年前，我的小弟罹患白血病。急性白血病是一种极其凶险的病症。进出病房几乎每天都会看到顷刻间被死神击垮的人，半年时间里，我目睹了那些勇敢的人，带他或她，给我这样的陪护者，带来心灵的光照，让我变得坚强一些。

一段时间，晚上七点左右，走廊里会出现一对年轻伴侣，两人都是光头。女的是病人，男的是她的恋人。两人从走廊这头走到那头，缓缓地走，小声地交谈。这对恋人二十六年交，正当筹办婚事时，女子被查出白血病进了医院。晚上男友下了班就来陪伴她，为了表示相守的决心，男友也把自己的头发剃光了。他告诉我，这段时间他要不断地为女友鼓气，希望能等到骨髓配型成功的那天……

走廊西头一间病室，那天进来一个刚退休回沪的女子。她是当年的知青，在一家煤矿医院里工作了三十年，总算晚年叶落归根了。回来不久竟查出患了急性白血病。她是医生，自然知道病情的凶险。入院初，趁精神还好，她把原来准备聚会的几个上海老同学，请到病房来见

在巴黎是要逛街的，普通人的平凡日子，也可以成为奢侈品。周五的午后，天转晴了，往窗外瞥一眼，天露出优胜游戏的蓝天白云，即刻起意出门看个画展。美术馆在玛黑区的一条老街上，那里流动着巴黎市井生活的灵魂。逛街的同时可以找展馆。

要去看一个小众艺术展，这个决定匆忙，功课没做好。结果在街头巷尾转了半个小时，居然没找到，巴黎许多小型展览就在居家地，小小的门，一个陈旧的铜牌，难找。这次走错了，究竟哪条路拐错了？我是握着手机，跟地图导航走的，有语音提示。想来想去找原因，脑子里一番天人交战，一定是地址不准被误导了，郁闷。但我善于自我安慰，心里默念雨果名言：有目的的人生才会迷路。

天色向晚，踉跄街头半小时了，突然下起瓢泼大雨，只能打道回府。我

而眼下却顾不上。这辆74路公交车没坐过，但方向是往西岱岛的，没错。

说件惭愧的事，上回，好友滕俊杰来巴黎，等到第三天，才有小半天时间，完成与他从上海出发的约定：一起逛一逛巴黎。下午，我们走过车水马龙的香街，漫步熙熙攘攘的奥斯曼大道，在宁静的福田大街的古典音乐厅拍照，流连、忆旧。21年前上海巴黎电视双向传送，150分钟的跨国直播，他是总导演，我是报社特派记者，共同见证了电视“双

城记”交流的先河……走累了，就到拐角的老咖啡馆坐一坐。斜阳若影时，走出金色遮阳布篷大门，是80路公交车站台，五站路就可到达他的住地。我们聊兴正浓，匆匆上车，可车过了塞纳河的阿尔玛桥，就是巨大红色火炬城雕的戴安娜纪念地，往反方向开，我急得大喊起来“方向错了”，他却不急不躁，坐在车椅上笑着说：“快拍张照片，身后就是埃菲尔铁塔呢……”

公交车74路再次启动。法国人很少有出门带雨伞的，遇到大雨，都把外衣的翻盖帽当遮雨工具，遮住脑袋。所以车上每个人身上都是湿漉漉的，挤在人群里，潮气逼人。法国公交车的拉手位置太高，要略踮起脚。懵懵懂懂地乘了几站，看着窗外的建筑纷纷退去。车开上了巍峨的亚历山大三世大桥，桥头巍峨的女神雕塑矗立在雨里，气雾腾腾……要下车啦，小皇宫对面的广场有高高的戴高乐将军的铜雕，旁边的地铁1号线可回家。

巴黎是一个名词，也是一个形容词。此刻，很巴黎。亮灯了，放眼望去，天空细雨如毛，衬着暗蓝色的天幕好似一块法兰绒，这块无形的巨幕将小巴黎拥裹着。整个城市如果不看人和车，说它是座两百年前的城市，拍摄出来的镜头也不会穿帮。如果拍历史电影，不需要布置场景，卸除时尚的广告牌，人物直接换上百年前的发型和穿戴就行。巴黎这么多年修旧如旧，对历史建筑精细呵护，审美标准从未游移。

灯火流萤，晚风轻送。乍暖还寒的古城，空气中流动着丝丝寒意，人的身体不由自主地在寒风中一凛。尽管今日气温陡降十余度，但谁都明白，春寒即逝，巴黎的夏天来了。

勇敢的人

徐慧芬

上了一面。那天她把自己打扮了一番。以后每天入睡前，她都要精心打扮自己，认真地给自己惨白的脸颊涂点胭脂，抹上口红，用眉笔再把两道眉毛修饰一番。有天傍晚我经过她病房，只见她手执一把木梳极有耐心地在梳理她的一头长波浪。她对周围人说，说不定我哪天半夜里就突然走了，我可不想让人看到我蓬头垢面的邋遢样……

医院世相种种，也碰到过惊慌失措失了心智的人。一天上午我刚出电梯门，就见对面病室门口蹲着一个年轻男子，双手抱着头在哭泣，边上一对老夫妇，正用手拽着他，试图把他拉起来。病房里传来女子的哭声，那妻子想是知道了外面的情景，正拼足力气用手摇动铁床栏杆，啜啜啜啜声不断。后来才知道，这对年轻夫妇刚有了孩子不久，妻子就患了白血病，开始时的还常来医院，后来钱用多了也不见好，这个男人居然躲得不知去向。那对老夫妇是他的丈人丈母，费了好多力才找到他，把他架到医院病房，可是他竟死活不进去……

病人中给我印象最深的一位阳光少年。他从高一起就患上了白血病，四年来辗转多处又几进几出



巴黎一日

吴联庆



消暑（中国画）王辅民

分析，可能由于山地里大雪对讯号的干扰太强，所以导致收讯机没有收到讯号。随后，通讯参谋还搬来一箱电池交给我们备用。在往回赶的路上，一轮明月高悬，如银的月光洒落在无垠的雪野之上。我的心情轻松多了，问老兵李凯：“你跟着我来干什么？为什么还带上枪？”他笑着说：“小鬼，是连长怕你被黑瞎子吃了才叫我跟你一块来的。”这位用心良苦照顾我的连长，就是在孟良崮战役中荣立战功的华东军区侦察英雄——王再连。

身为人民军队的一员，能把个人微小的力量贡献到无穷的革命斗争中去，我感到光荣和自豪。我后来在上海市质量监督局机关党委的工作岗位上，也一直铭记着党对我生命的滋养，感恩着老兵们对我的教导。

十日谈

我的入党故事

责编：刘芳



我生于1938年，1961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51年1月，朝鲜战争正如火如荼时，我还只是个13岁的孩子，却已奔向位于江湾镇的军干校，成为了一名小战士。经过半年的学习、训练，我被分配到防空军高射炮兵第526团，成为一名标图员。那是1951年的夏天，部队驻在甜爱路，虹口公园右侧，紧靠着湖边。起初，没有营房，就住在芦苇棚里，十分潮湿。换下来的衣服鞋袜，放在盆里泡着常常忘记洗，没两天就发霉了，老兵总是不声不响地帮我拿去洗。毛线衣长出了虱子，老兵拿去用开水烫，袜子和衣服破了也是老兵帮我补。他们盘腿坐，坐在小凳子上穿针引线的架势，常常使我想起母亲。夏秋之交的夜里，因为蚊子的叮咬，睡梦中的我无意间哼出声来。老兵听见了，就帮我扇扇子。

为了保护视力，每人每天供给两个鸡蛋，每周供给半斤猪肝。老兵们常常